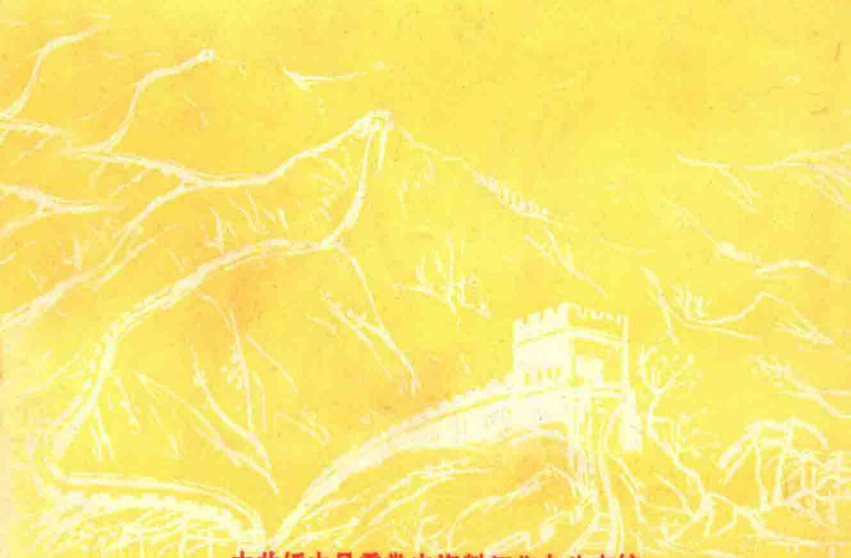


綏中黨史資料

(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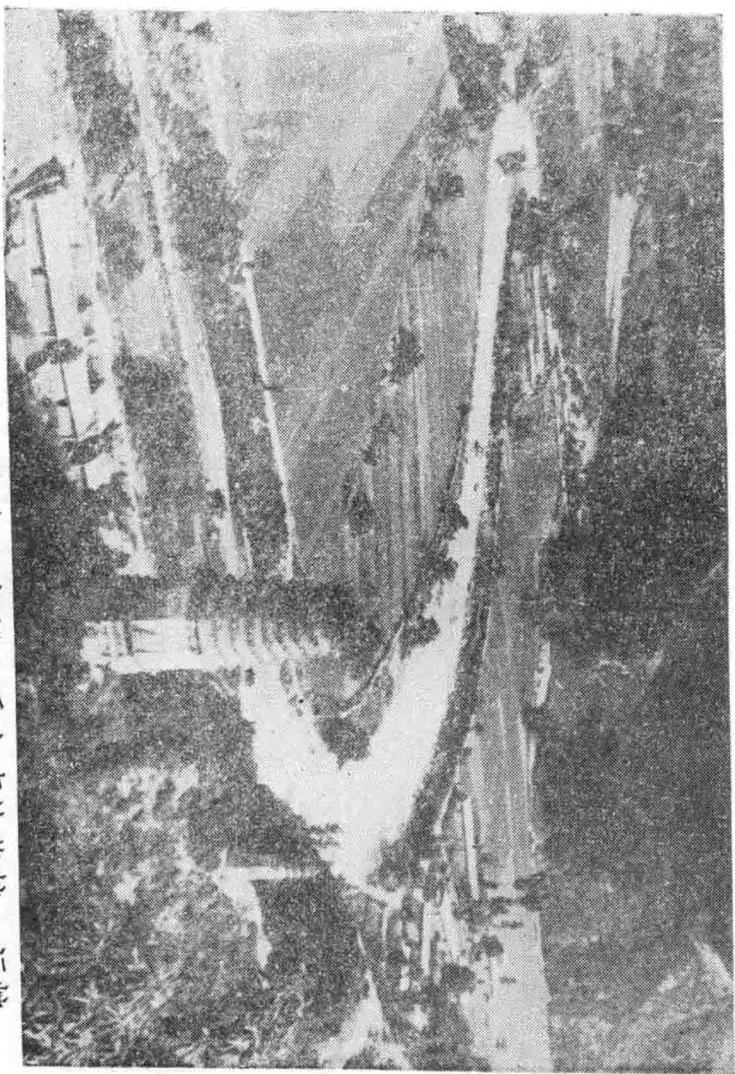
凌青綏抗日游擊根據地



中共綏中县委党史資料征集办公室編

青龙靴脚沟——当年凌青绥联合县工委和办事处所在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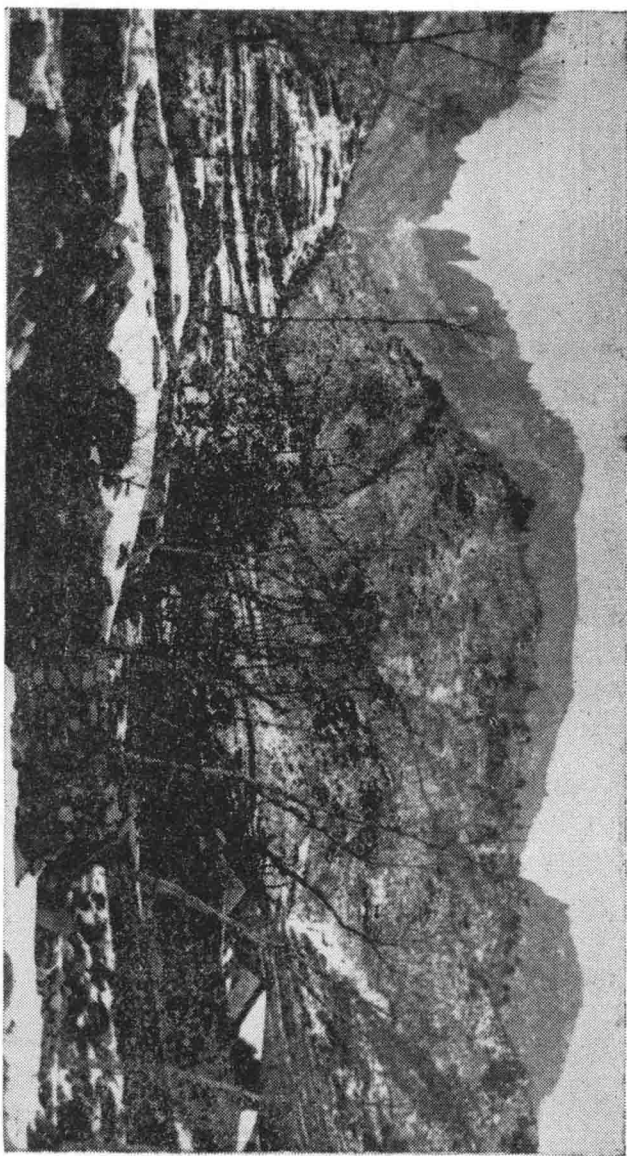


永安堡乡塔子沟——系当年凌青绥工委办事处藏粮、运粮、贮存物资的地方，是我军中转的兵站



加碑岩乡羊岩子沟——当年土地雷工厂就在这里

青龙靴脚沟——当年凌青绥联合县工委和办事处所在地



前 言

“凌青绥”，是抗日战争时期我冀东区的一个联合县的简称。它位于东部长城的界岭口。义院口、山海关以外凌源青龙、绥中一带。大部分是伪满州国的统治区，又是交通要道。境内燕山山脉蜿蜒横卧、山高林密、丘陵起伏、河流交错、沟壑纵横、地势崎岖险要，是兵家必争之地。一九四三年初，我党为挺进东北，在此建立了抗日游击根据地，谱写了抗日斗争的颂歌。为抗日斗争的胜利和东北的解放起到了极其重要的战略作用。

我们收录和整理的凌青绥抗日游击根据地的有关史料，是当年历史的真实记录。它反映了我抗日根据地的人民群众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同敌人进行斗争的可歌可泣的动人事迹，是具有深远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的珍贵史料，它将起到以史育人、催人进取、振兴中华之作用。但由于我们的能力和水平有限，难免有不当之处，望读者予以指正。

本书，承蒙当年在此战斗过的老同志的大力支持及其指教，对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中共绥中县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

目 录

前言

开辟凌青绥抗日游击根据地

-赵濯华、张化东、刘云鹤 (1)
- 新区里的斗争.....周鸣岐 (7)
- 战斗在凌青绥的日日夜夜.....马骥 (18)
- 回忆在凌青绥的斗争岁月.....许忠 (33)
- 坚持绥中地区抗日斗争的一段回忆.....李育民 (42)
- 靴脚沟突围.....刘光路 (52)
- 迎接抗战胜利的曙光.....王杰 (60)
- 关于开辟凌青绥根据地的回忆.....张仲三 (66)
- 挺进东北.....曾克林 (70)
- 信修同志在绥中的活动.....李孟起 (75)
- 附：凌绥兴联合县的始末.....吴增芊整理 (82)
- 日本投降前后的社会形势.....常文玉 (89)

开辟凌青绥抗日根据地

赵濯华、张化东、刘云鹤

一九四一年底，德、意、日法西斯在东西战场上，由进攻转为防御和败退，世界反法西斯力量开始壮大和发展。我党中央根据战争形势的变化，于一九四二年二月，决定成立延安中央东北干部训练班，由韩光同志主持干部训练班工作，从各单位抽调干部四十人左右，在中央党校院内训练约四个月。训练班结束后，全体干部在韩光、张化东、张召同志率领下，前赴晋察冀分局，与聂荣臻同志商议如何向东北开辟工作。

一九四二年七月，我们由延安到达晋察冀分局所在地河北省平山县，经晋察冀分局研究决定成立以聂荣臻为书记的晋察冀东北工作委员会。同时在冀东区成立以李运昌兼书记、赵濯华为副书记，张化东为组织委员、杨雨民为宣传委员的东北工作委员会，并陆续任命刘云鹤、罗文、王杰、霍郁、马斐文为科长负责东工委的日常工作。赵濯华、张化东和杨雨民于一九四二年八月自平山县带队出发去冀东，约在同年末到达冀东迁安县一带抗日根据地，与冀东区党分委书记李运昌、组织部长周文斌汇合，在那开会研究确定了在东北开辟建立抗日游击根据地的工作方针，决定培训干部，向伪满秘密派遣，开辟工作；并确定首先开辟河北、辽宁与热河交界的长城内外地区，做为我反攻时的前进基地。这一带地区有长城南侧，包括迁安、卢龙、抚宁、昌黎、临榆及秦皇岛；长城外包括原热河省的青龙、凌源、建昌、喀喇沁左旗、叶柏寿和辽宁省的绥中、兴城、锦西、朝阳。

长城两侧丛山峻岭，地形复杂，是开展游击战争的好地方。在东北抗日联军南下与冀东八路军汇合时，曾在热河省山区撒下了革命的火种。敌人也很重视这一带地区，日寇于一九三五年冬建立了“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后又在长城内外实行残酷的“集家并村”政策，搞无人区。说明这一地区战略地位重要，是我们向东北反攻的前进基地。

一九四二年十二月，东工委赵濯华、张化东带地方干部梁天柱、赵子奇、吕和等同志到河北省抚宁县北部山区与宋国祥领导的工作队会合。冀东党委决定宋国祥领导的工作队人员和东工委干部合在一起组成中共临（榆）、抚（宁）、凌（源）、青（龙）、绥（中）联合县工委。张化东为书记，宋国祥、张仲三为委员。同时组成联合县政府办事处，张化东兼主任，宋国祥为副主任。一九四二年冬到一九四三年春，热南、辽西抗日斗争形势发展很快，为了适应新形势，加强新区工作，滦东地委于一九四三年春，决定撤销临抚凌青绥联合县工委和办事处，分别成立临抚昌（黎）和凌青绥两个联合县工委和办事处。东工委杨雨民带一部分人以围场一带为根据地，向热河发展；赵濯华、张化东带部分人跨迁、卢、抚昌县，直插临榆、抚宁北部地区开辟工作。赵濯华搞秘密派遣工作。为了完成工作任务，先要有站脚之地，建立抗日游击根据地。再要武装掩护，隐蔽向东北开展工作。并从地方选派“地工”人员，打入敌区工作。

党、政、军、民，党是一元化统一领导，各级党的书记都兼武装部队、游击队的政委和政治指导员。上到党委书记下到每个共产党员以及党联系的人民群众，第一个任务就是坚持抗日的武装斗争。地方各级党、政干部都是手拿武器一

面对敌斗争，一面发动群众开辟地区，以武装斗争手段或以武装力量为后盾，争取敌伪军、政、警、宪的上层分子，瓦解敌伪组织，团结各个阶层，组织发动人民群众参军参战，筹粮备草，积极支援武装斗争。

对敌斗争策略是“扎根口里，（口里口外是指长城各口如喜峰口、义院口、古北口）依托口里，突击开辟口外伪满地区”，军政人员采取“分片小集中”、“隐蔽活动”以分散发动群众，待机集中力量，“突击活动”，乘敌不备，击其不意，重点打击敌人。团结多数，只打击顽固的汉奸。对敌伪村、甲政权，采取“两面政策”办法争取村甲长为抗日服务，逐渐安排干部，使村政权在我控制之下应付敌人。随着我军、政力量和农村党、群组织的建立，逐渐建立“一面抗日政权。”

花厂峪是燕山塞外老岭东侧的深沟老峪，崎岖险要，东临长城与临抚昌联合县毗邻，是凌青绥联合县在伪满洲国的一个抗日游击根据地。东工委和凌青绥联合县工委的刘光路、张仲三、信修、李鸣山等同志在这里指挥着开辟热东、辽西地区工作。在花厂峪建立了第一个农村党支部，这里的农民群众誓死保卫抗日政府，保卫人民子弟兵，保卫抗日军需物资。在这里县工委接受上级党委电波指示，再转达远离中央的东北同志。党在这里办了几期党员、干部培训班，为热东冀、辽西地区培养了大批干部。一九四三年九月十八日，日本帝国主义纠集长城内外数千敌人“远途合击”，火烧靴脚沟，血洗花厂峪。在长城内外，在东老岭周围，十路敌人“长途奔袭”，蓬山包围，遇沟搜索，见人就杀，视物就抢，有房就烧，步步为营，围困十七昼夜。坚持地区的干

部、群众顽强斗争，坚贞不屈，经受了一场严峻考验。花厂峪是凌青绥抗日游击根据地的一面旗帜。

一九四五年五月，冀热辽区党委和军委命令十四、十五十六军分区各组织一支“挺北(东北)支队”，十六军分区为第三支队，十六地委口外部分组建十六地分委。分委书记由十六军分区司令员曾克林兼任，东工委代理书记张化东兼任十六地分委组织部长，委员有罗文，行政办事处主任信修担任。下设四个联合县工委、办事处。各办事处配备善于搞武装斗争又有开辟地区经验的干部组成“武装工作队”。工委书记兼县大队（或武工队）政委，办事处主任兼县大队（武工队）队长。

青龙县，县委书记何济民，县长张仲三。

朝（阳）建（平）新（惠）联合县工委书记周鸣岐，办事处主任许明。向建平、大城子、叶柏寿、北票方向发展。

凌（源）绥（中）兴（城）联合县工委书记刘云鹤，办事处主任信修兼任，组织部长王杰。主要活动于凌源以南、青龙以东、兴城、绥中西北一带。

朝（阳）锦（西）义联合县工委书记华裕民、办事处主任田丰，干部、战士五、六十人，有一挺轻机枪。向朝阳、锦州、义县方向发展。

各武工队分头向自己的地区挺进。日本很快发现我之战略意图，立即调来大批关东军和伪满国兵，同冀东日伪军在长城内外反复扫荡，长途合围。

凌绥兴联合县工委由刘云鹤、信修同志率队以葫芦套、塔子沟为基地向四外发展。向北突过建昌县的大屯，向东活动到绥中的黄家、宽邦、背阴章和兴城县的碱厂，建立了几

个区的建制，争取了伪基层政权的甲长、牌长。王杰负责统战工作，争取了和尚房子伪警察署长姚焕章，还有永安堡伪警察所长。此时，各武工队遥相呼应，互相配合，穿插前进。朝建新武工队到考沟时，周鸣岐带队把加碑岩子“人圈”拆了。十二团此时已插到绥中永安地区，绕到了砬子山打了一仗，把明水的电线割了。在锦州的日军得知后，立即调动全省各地驻防的日伪军，采取“合围”方式，对我驻地塔子沟进行袭扰。上有飞机督战、侦察，下有几路讨伐大队围攻。凌绥兴武工队正在这个地区活动，敌众我寡，遇到极大的危险与困难，他们一面战斗，一面跳出敌人合围，最后安全撤到长城内休整。

周鸣岐率队想取道朝阳北上，拟先到朝阳石明信沟，与抗日农民王文满（王老凿）联系，不幸，在朝阳六家子一带与伪军骑兵五百多人遭遇。刚一交火，战士们就打倒敌人两匹马。当时正值风雨交加，武工队乘机冒雨转移附近的老道庙隐蔽。周鸣岐分配战士们分头作老道士工作，得到他们的同情和支持，暂撤口里休整。

朝锦义武工队华裕民、田丰同志率队，从绥中的塔子沟盘龙沟到建昌县的大屯、玲珑塔一带活动。田丰带警卫员郭凤久回绕绥中县砬子山，又通过兴城、锦西的北部，进入朝阳县的六家子，直奔石明信沟。这里的几个小山村全被敌人毁了，并挖出房基石，砸碎碾子，填平水井，砍光树木，仅留下王老凿一家房子，妄图拉拢王老凿。田丰等计划落空，不得不返回长城里，再做新的部署。

十六地分委率十二团向东北深入开辟游击区，八月从长城外回到关内昌黎县北部研究和总结这次向东北深入的经

验，并拟定新的部署和行动方针。八月十五日，日军宣布无条件投降。我们正准备去青龙执行接收热河伪军任务时，曾克林即通知我们迅速组织八路军挺进东北先遣纵队，曾克林为书记兼司令员，唐凯为副政委兼宣传委员，张化东为组织委员，刘云鹤对外名义为联络部长，列席党委会。八月二十七日向长城外进发，在绥中前所东部与苏军会合，经商讨后共同攻打山海关。日伪军犹如丧家之犬，除战死或被俘外，仓惶逃窜到秦皇岛。苏军进入山海关之后，控制了所有的交通工具以及各方面物资仓库。我军进山海关后休息三天，东进纵队的全体指战员乘火车向东北挺进。路经沿线主要城镇如绥中、兴城等均留下一个连及部分地方干部做接收工作。在锦西葫芦岛还有一千余名日军未解除武装。党委决定派张化东和苏军代表带队前去缴械受降。然后我们到了锦州宾馆住下，派刘云鹤到机场去找苏军司令官交涉，苏军同意留下一部兵力协助我军肃清锦州地区敌伪军，维持治安一部继续向沈阳挺进。我军在锦州留下一个团，成立锦州警备司令部。我们休息两天后，一九四五年九月五日进军沈阳。六日晨到达沈阳南站。

新区里的斗争

周鸣岐

一、接受新的任务

一九四五年春，我国抗日战争形势发生重大变化。我凌青绥抗日根据地也相继恢复和扩大。我党领导的抗日战争开始进入反攻阶段。为我军出兵收复东北，夺取抗战的最后胜利，十六地委奉上级指示，决定抽调一批党政军干部，在凌青绥地区原建制的基础上，组建四个武装工作队（即四个联合县的建制），深入热辽地区，开辟创建抗日根据地。这四个武工队是“凌绥兴”、“朝锦义”、“朝建新”（新惠，即敖汉旗）和抚青县。

六月初，十六地委组织部长刘亦如同志把我找到抚宁燕河营，说组织上决定派我任“朝建新”武工队工委书记兼队长、政委，许明同志任办事处主任。给我们配九名干部和十四人的武装班，并指示我迅速做好准备工作，按指定时间出发。接受任务后，我回到荒地。地分委组织部长张化东同志又具体地向我 and 许明同志交待任务说：“你们要以朝阳的老虎山为阵地，在此以南以北，进行宣传、发动群众，建立地方武装和政权，尽快站住脚跟，后再向内蒙扩展，到内蒙建立骑兵武装；要注意培养当地干部，特别是少数民族干部；搞好统战工作，争取有民族感的上层人物参加抗日斗争。”最后，他严肃地说：“你们深入敌区，情况较生，困难很多，离地委领导较远，联络困难，生活供给又要靠自己解决，但相信你们有抗日斗争的必胜信心，有打游击的经验，

特别是有吃苦耐劳、英勇战斗的好传统，有人民群众的支持你们一定会完成这一新的斗争任务的！”

我们立刻进行动员和准备工作。二十三名干部、战士，绝大部分是党员，都是能打仗、能吃苦和经过考验的同志。不用我多说，大家都鼓足了劲头，表示要克服一切困难，坚决完成任务！不太称心的是武装差些：仅有十六支大枪，又是些老套筒、汉阳造、苏造七九，马四环就算是好枪了，其余的是手枪。子弹也很少，每人不到四十发。子弹袋倒是装得鼓鼓的，里面却是些秫秸杆。尽管当时物资条件困难，分区后勤还是发给我们每人一床夹被、两双新鞋、一块雨布，又发给我们一些伪满票子，还特意给我们弄来一本伪满印的袖珍地图。为防备我们生病，又给我们三、四两大烟土，这东西当时被称为“万灵丹”。

二、艰苦的斗争生活

六月的一天，早八点半钟，我们四路武工队从义院口出发了。我们越过长城，突进关外后，立即分头并进，不久就被鬼子发现了。敌人以为八路军大部队进入了热辽山区，急忙从各地调兵遣将，对我们追击和堵截。可是，敌人晚了一步，我们已人不知鬼不觉地突然插到敌占区的高山峻岭中了。敌人大为震惊，叫嚷：“不得了啦！八路军大部队从天而降，到处都是呀！”敌人惊慌失色，我们却泰然自若。我们夜间行军，白天宿营，净走山道，不找向导。每住一个小村，先放上警戒，进村后，战士、干部不管多困多累，立刻帮老乡挑水、扫院子，做宣传工作。一天，我们住到只有十多户小村的一个富农家里，女的吓跑了，男壮年躲了起来，只

有老头老婆来应付我们。我们一面宣传党的抗日政策，一面以实际行动感化他们。这家人不相信我们，在警卫班长的铺盖底下放了几百块钱的满洲票子。班长殷占波发现后，马上把钱交了上来。我明白他们这是来试探我们：不拿群众一针一线是真是假。我立即告诉殷班长，把钱原封不动地送还人家。户主老头感动地说：“你们是真正的八路军！”于是，全村的人都回来了，看着我们喜笑颜开，并向我们倾诉十四年亡国奴生活的悲惨遭遇。抓住时机，夜里我们就把群众召集起来，开群众大会。开始，由他们诉说苦难的十四年，接着，我向大家作了讲演，宣传抗日斗争即将胜利的大好形势，宣传我军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还给大家唱了《解放区的天》。这一宿，这个小山村可热闹了。我们怕暴露目标，就动员群众散去，可是群众迟迟不愿走。有的就说：“不怕，狗日的是秋后蚂蚱，蹦跶不了几天了。你们晚上在村子里吃住，白天到山上睡觉，你们放心，我们不会有人去向鬼子报告的。”我们只在这个小村住了两天，就与群众建立了鱼水相依的感情。

三、统战工作的胜利

我们从绥中的塔子沟出发，经过明水塘门、梨树沟，进入建昌的黑山科，绕过敌据点，翻过一座座的大山，行程半个月。我们每到一处，就调查情况，宣传、发动群众，扩大了我党、我军的影响。一些群众，把我们传说成“来无影去无踪的神兵天将，都会飞檐走壁，每人几套服装，还有讨伐队的服装。他们白天找群众谈话，晚上去富农家住……”等。鬼子、伪军、讨伐队听到了这些半假半真的传说，都信

以为真，惊恐不安。

这一天，我们翻山越岭地走一天，夜里又继续行军，准备天亮前宿营。天快亮时，我们见大山下有一个黑乎乎的大村，四周很远无有村落。这时，同志们已饥渴劳累，应该宿营了，可是山下只有一个孤村，村外只是些光秃秃的小山包和干河套，地形不利于隐蔽。继续前进吧，不知还要走多远才能遇到小村。再说，天已大亮了，继续行军又容易暴露目标。我们一商量，还是决定就在这个大村宿营。我们下山立刻包围了这个大村，实行了严密封锁，然后选择了一个较大的院落，放上隐蔽哨后，就进了院内。

我们一进院，主人就迎了上来：这人五十多岁，长袍马褂，见了我们就文文雅雅地给我们作揖，苦笑着说：“贵军从天而降，欢迎，欢迎！”我一面命令战士找门板搭脚手，挑水做饭，一面就和这位绅士拉起话来。“对不起老先生！八路军是人民子弟兵，是毛主席的队伍。我们是先遣队，大部队很快就到，今晚上住在这，请给个方便！”老绅士忙把我请到屋里小声地说：“不瞒长官，我姓朱叫朱福义，为了几亩薄田，维持地方，我当了这朱杖子村的甲长，我弟弟在玲珑塔当了一名受罪的警察所长。我们不是为名图利，甘当亡国奴，实属保护家乡，保护地面。”我看他一付忐忑不安的神情，就说：“你不必害怕，我们不是把在伪满做事的人都当成敌人、汉奸，有的是为了自己的生命财产，或为了地面的安全，不得不出面；有的是甘当亡国奴，死心踏地跟着日本人残害自己的同胞。因此，我们共产党对前种人是团结的，愿意联合所有不愿当亡国奴的人，和我们一道抗日。我们抗日不分党派、不分阶层，有钱出钱，有枪出枪，有力出